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宋文卷四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趙伯符

伯符字潤遠下邳僮人武穆皇后弟之子永初初爲竟陵太守入爲監遠將軍文帝時累遷徐兗二州刺史徵爲領軍將軍轉豫州刺史遷護軍將軍丹楊尹呂子倩尙主離婚慚懼發病卒謚曰肅

呂息倩犯罪乞解侍中護軍表

臣識慚羊媼慮闕日殫致咎猖狂初不自悟形影相弔心情喪惡無宜復管司喉脣作統連率藝文類聚五十四

沈劭

劭字道輝吳興武康人輔國將軍林子子襲爵漢壽縣伯歷駙馬都尉奉朝請元嘉初拜彊弩將軍出爲鍾離太守遷衡陽王

義季右軍中兵參軍。又爲始興王濬後軍中兵參軍。人爲通直郎。兼侍中。歷彭城王義康大將軍中兵參軍。加寧朔將軍。改廬陵王紹南中郎參軍。爲義康安成相。元嘉二十六年卒官。

贈王孚孝廉板敘

前文學主簿王孚行潔業清棄華息競志學脩道老而彌篤方授右職不幸暴亡可假孝廉檄薦呂特牲緬想延陵旨遂本懷宋書自序

沈亮

亮字道明。劭弟。嗣伯父田子後。州辟從事。轉西曹主簿。孝武出鎮歷陽。行參征虜軍事。始興王濬臨揚州。召爲主簿。秣陵令。入爲尚書都官郎。遷南陽太守。加揚武將軍。又遷南譙王義宣司空中兵參軍。歷隨王誕後軍中兵領義成太守。元嘉二十七年卒官。有集七卷。

陳府事啟

伏見西府兵士或年幾八十而猶伏隸或年始七歲而已從役接
耗之體氣用漚微兒弱之軀肌膚未實而使伏勤昏椎驚苦傾晚
於理既薄爲益實輕書制休老臣六十爲限役少臣十五爲制若
力不周務故當粗存優減宋書自序

陳營創城府功課

經始城宇莫非造創基築旣廣夫課又嚴不計其勞苟務其速臣
歲月之事求不日之成比見役人未明上作閉鼓乃休呈課旣多
理有不逮至於息日拘僥關限方涉暑雨多有死病頃日所承亦
頗有逃逸竊惟此旣內藩事殊外鎮撫蒞之宜無繫早晚若得少
寬其工課稍均其優劇徒隸旣苦易以悅加攷其卒功廢闕無幾
臣聞不居其職不謀其事庖割有主戶不越櫛豈臣疏小所當預
議但臣泳恩歲厚服義累世苟是所懷忘其常體宋書自序

救荒議

東土災荒民凋穀踊富民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畱一年儲餘皆勒使糶貨爲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邑富地穰稼旣已登黍粟行就可折其估賦仍就交市三吳饑民卽召貸給使強壯轉運召贍老弱且迺有喉脣之利而非倉廩所資尤宜禁斷召息游費

宋書自序時三吳小渝穀貴民饑刺史吳成王義康使立議召救民急亮議卽號施行

發冢不赴救議

尋發冢之情事止竊盜徒召侵亡犯死故同之嚴科夫穿掘之侷必銜枚召晦其迹強劫之黨必讙呼召威其事故赴兇赫者易應潛密者難通典上句無赴字且山原爲無人通典作鄰之鄉召隴非恆途所踐至於防救不得比之村郭督責實效名理與劫異則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又結罰之科雖有同符之限而失遠近之斷夫冢無村界通典作押當召比近坐之若不域之召界則數步之內與十里之外

便應同懼其貞，防人之禁，不可頓去。通典作愚謂不止非之憲，宜當比

通典作愚謂百步內相去

可不慎夫止非之憲，宜當比

律，愚謂相去百步內

通典作愚謂百步內相去

赴告不時者一歲刑，自此已外，

差不及罰。宋書自序

通典一百六十七元嘉中

脩治石堨籤

施生興業，首教農畝，立民崇政，訓本播穡，故能殷邦康俗，禮節用成。頃北洛侵蕪，南宛彫毀，猶狁肆凶，犬夷充疆，遠虜烽驛，近虞郊閭，遂使沃衍弗井，巨防莫脩，窘力輟耕，關於分地，凶荒無待，流冗及今。禮化孚內，威禁清外，斯實去盜脩畝，昭農緒稼之時，弘圖廣務，拓土祈年之日，殷下降心，育物振民，復古且方，提封榛棘，綏入殊荒，竊見郡境有舊石堨，區野腴潤，實爲神泉，而蕪腴稍積，久廢其利。凡管所見，謂宜創立，昔文翁守官，起沃成產，偉連撫民，開奧增業，惠昭二邦，庸列兩漢，雖效政圖功，不見所絕，聯事惟忝，憂同職同，缺

宋書自序南陽郡界有古時石堨蕪廢歲久亮徵世祖脩治之

沈慶之

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永初初竟陵太守趙伯符版爲監遠
中兵參軍除殿中員外將軍元嘉中領淮陵太守轉正員將軍
遷始興王濬後軍參軍員外散騎侍郎進建威將軍遷廣陵王
誕北中郎中兵參軍領南東平太守又爲世祖撫軍中兵參軍
復爲廣陵王誕參軍南濟陰太守遷太子步兵校尉元凶弑立
世祖假征虜將軍武昌內史領府司馬及踐阼已爲領軍將軍
加散騎常侍尋出爲使持節督南兗豫徐兗四州諸軍事鎮軍
將軍南兗州刺史鎮盱眙尋還鎮廣陵孝建初進鎮北大將軍
督青冀幽三州封始興郡公尋呂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
三司罷就第大明中復爲使持節督南兗徐兗三州諸軍事車
騎大將軍南兗州刺史進司空固讓前廢帝卽位已爲侍中太
尉尋齊藥賜死年八十謚曰忠武公明帝卽位追贈侍中司空

謚曰襄公

棄彭城南歸議

昌車營爲函箱，陳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嬪，直趨歷城，分城兵配。宋書四十六五十九張暢傳元嘉二十七年托據彭南侵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計誰獨日不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議

鑄四銖錢議

昔秦幣過重，高祖是患。普令民鑄，改造榆莢，而貨輕物重，又復乖時。太宗放鑄，賈誼致譏。誠昌采山銜存銅多，利重耕戰之器，擬時所用，四民競造，爲害或多。而孝文弗納，民鑄遂行，故能朽貫盈府，天下殷富。況今耕戰不用，采鑄廢久，鎔冶所資，多因成器，功艱利薄，絕吳鄧之資，農民不習，無釋耒之患。方今中興闡運，聖化維新，雖復偃甲銷戈，而倉庫未實，公私所乏，唯錢而已。愚謂宜聽民鑄錢，郡縣開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平其雜式，去其雜僞，官斂

輸郭藏之目爲永寶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并禁剪整數年之間公私豐贍銅盡事息遂自止且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財剪華利用於事爲益

宋書顏峻傳
孝建三年

與南郡王義宣書

僕荷任一方而覺生所統近聊率輕師指往翦撲軍鋒裁交賊來

授首公情契異常或欲相見及其可識指送相呈

宋書南郡王義宣傳世祖使慶

之送魯爽首示義宣并與書

案文選陀頭寺碑文注引謝莊答

沈慶之答義宣書云皇網絕而復紐區宇墜而更維一是答書

是與書非
卽此篇也

沈攸之

攸之字仲達慶之從父兄子元嘉末行南中郎府長史兼參軍
進行太尉參軍封平洛縣五等侯隨府轉大司馬參軍孝建中
遷員外散騎侍郎又遷太子庶子中郎遭母憂起爲龍驤將軍

武康公前廢帝卽位除豫章王子尚車騎中兵參軍直閣封東
興縣侯遷右軍將軍明帝卽位除東海太守未拜召爲益州將
軍尋陽太守尋假節進輔國將軍遷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
州郢州之竟陵諸軍事冠軍將軍領鹽蠻校尉雍州刺史徙監
郢州諸軍事前將軍郢州刺史不拜遷中領軍封貞陽縣公免
徵爲吳興太守不拜除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出爲持節監
郢州諸軍郢州刺史又監西陽義陽二郡軍事進號鎮軍將軍
後廢帝卽位進安西將軍加散騎常侍權行荊州事尋都督荆
湘雍益梁益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順帝卽
位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昇明二年入計蕭道成徵潰
爲封人所斬案宋書沈攸之傳攸之表據文疏皆宗祖之詞也今姑錄爲攸之文

答皇太后令問

荷國重恩名器至此自惟凡陋本無廊廟之姿至如成防一蕃撲

計蠻艇可彊充斯任、雖自上如此、豈敢厝心去畱歸還之事、伏聽朝旨宋書流攸之傳元徵二年羣公稱皇太后令遣中使問攸之云云攸之答

與武陵王贊牋

江陵一總八州、地居形勝、鎮撫之重、宜召上歸、本欲仰移節蓋、改臨荆部、所召未具、上聞者欲待至止、而自谷中不圖重關擊柝、覲接莫出、若使匡朝之誠終蔽於聖察、襲遠之舉近攢於郢都、則無召謝烈士之心、何用塞義夫之志、便不犯關陵漢期、一接奉若夫斬蛟陷石之卒、裂幣卷鐵之將、煙騰飙迅、容或驚動左右、苟不獲已、敢不先布下情同上

下官位重分陝、富兼金穴、子弟勝衣、爵命已及親黨、辨菽抽序、便加耳倦絃歌、口厭梁肉、布衣若此、復欲何求、豈不知俛眉苟安、保養餘齒、何爲不計百口、甘冒危難、誠感歷朝之遇、欲報之於皇室爾、昧理之徒、謂下官懷無狀之願、既閼誠於白日、不復明心於彼

下若使天必喪道忠節不立政復闔門碎滅百死無恨但高祖王業艱難太祖劬勞日吳十世不盡七百之期宗社已成他人之有家國之事未審於聖心何如同上

遺蕭道成書

吾聞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彼我可謂通之矣大明之中謬奉聖主忝同侍衛情存契闊義著斷金乃分帛而衣等糧而食值景和昏暴心爛形憔若斯之苦豈可言盡吾自分碎首於閭下足下亦懼滅族於舍人爾時磐石之心既固義無武計誠追時難相引求全天道矜善此理不空結姻之始實關於厚及明帝龍飛諸人皆爲鬼矣吾與足下得蒙大造覩過夙眷遇若代臣錄其心迹復忝驅使臨崩之日吾豫在遺託加榮授寵恩深位高雖復情謝古人粗識忠節誓心仰報期之必死此誠志竟未申遂先帝登遐微願永奪自爾已來與足下言面殆絕非唯分張形迹自然至

此脫枉一告未嘗不對紙流涕豈願相謂於今哉苟有所懷不容
不白初得賢子諱疏云得家信云足下有廢立之事安國盡民此
功巍巍非吾等常人所能信也俄奉皇太后假令云足下潛構深
略獨斷懷抱一何能壯但冠雖弊不可承足蓋共尊高故耳足下
交結左右親行殺逆召免身患卿當謂龍逢比干癡人耳凡廢立
大事不可廣謀但袁褚遺寄劉又國之近戚數臣地籍實爲膏腴
人位竝居時望若此不與議復誰可得其披心胸者哉昏明改易
自古有之豈獨大宋中屯邪前代盛典煥盈篇史請爲足下言之
羣公共議宜啟太后奉令而行當召王禮出第足下乃可不通大
理要聽君子之言豈可罔滅天理一何若茲孝經云資於事父召
事君縱爲宗社大計不爾寧不識有君親之意邪乃復慮召家爲
昭召爵賞小人無狀遂行弑害吾雖寡識竊從古比豈有爲臣而
有近日之事邪使一日荼毒身首分離生自可恨死者何罪且有

登齋之賞此科出於何文凡在臣隸誰不愧恥雖夷扣心行路泣血乃至不殞身獨無其人撫膺惆悵不能自己足下與向之殺者何異人情易反還成嗟悲爲子君者無乃難乎蹊田之譬豈復有異管仲有言君善未嘗不諫足下諫諍不聞甘罹杼之罪何惡逆之甚昔太甲還位伊不自疑昌邑之過不可稱數霍光荷託尙共議於朝班然後廢之猶有湯沐之施論者不呂劫主爲名桓溫之心未忘於篡海西失道人倫頓盡廢之日公猶禮處之當溫彊盛誰能相抗尙畏懼於形迹四海不憚未嘗有樂推之者伊尹霍光名高於臣節桓氏亦得免於脅奪凡是諸事布於書策若此易曉豈待指掌卿常言比迹夷叔如何一旦行過桀跖邪聖明啟運蒼生重造普天率土誰不歌抃實是披心罄節奉公忘私之日而卿大收宮妓劫奪天藏器械金寶必充私室移易朝舊布置私黨被甲

人殿內外宮闈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如此王謝陶庾行此舉止且宋方帝鄉非親不授足下非國戚也一旦專縱自樹云是兒守臺城父居東府一家兩錄何㠭異此知卿防固重複猜畏萬端言㠭禦遠實爲防內若德允物望夷貊猶可推心共處如其失理乖道金城湯池無所用也文長㠭戈戟自衛何解滅亡吳起有云義禮不脩舟中之人皆讎也足下旣無伍員之痛苟懷貪慾而有賊宋之心吾豈捐申包之節邪聞求忠臣者必出孝子之門卿忠孝於斯盡矣今竊天府金帛㠭行姦惡盜國權爵㠭結人情且授非其理合我則賞此事已復不可恆用用之旣訖恐非忠策且受者不感識者不知不能遏姦折謀誠節慨惋隔核數千無因自對不能知復何情顏當與足下敍平生舊款吾聞前哲絕交不出惡言但此自陳名節於胸心因告別於千載放筆增歎公私淵源想不深怪往言然天下耳目豈伊可誣抑亦當自知投

杖無歸爲必先及

南齊書張敬兒傳

宜令軍中

荆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取呂爲資糧

齊書柳世隆薄伎之渡魯山岸酒有數十匹騎

自隨宣

令軍中

沈演之

演之字臺真吳興武康人晉冠軍長史勁曾孫襲父叔任爵吉
陽縣侯郡命主簿州辟從事史西曹主簿舉秀才除嘉興令入
爲司徒祭酒南譙王義宣左軍主簿錢塘令復爲司徒主簿丁
母憂起爲武康令除司徒左曹掾州治中從事史遷尚書吏部
郎進右衛將軍遷侍中又遷中領軍領國子祭酒本州大中正
轉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卒元嘉二十六年卒贈散騎常侍金
紫光祿大夫謚曰貞侯

巡行上表言劉真道等政績

當作卒

南下卒字

劉真道

卷四十一

沈演之

宰邑敷政必曰簡惠成能莅職闢治務曰利民著績故王與見紀於前升卿流稱於後竊見錢塘令劉真道餘杭令劉道錫皆奉公卹民恪勤匪懈百姓稱詠訟訴希簡又翦蕩凶非屢能擒獲災水之初餘杭高堤崩潰洪流迅激勢不可量道錫躬先吏民親執板築塘既還立縣邑獲全經歷諸縣訪覈名實並爲二邦之首最治民之良宰宋書劉懷肅傳元嘉十三年東土饑上遣揚州治申從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演之上表上嘉之各賜毅子解

召一大錢當兩議

龜貝行於上古泉刀興自有周皆所曰阜財通利實國富民者也歷代雖遠資用彌便但採鑄久廢兼喪亂累仍廢散漂滅何可勝計晉遷江南疆境未廓或土習其風錢不普用其數本少爲患尙輕今王路開廣聲教遐暨金鑄所布爰逮荒服皆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用爛曠而貨愈狹加復競竊剪鑿銷毀滋繁刑禁雖重姦避方密遂使歲月增貴貧室日劇豎作肆力之氓徒勤不足召贍

誠由貨貴物賤，常調未革。弗思靜改，爲弊轉深。斯實親教之良時，
通變之嘉會。愚謂若以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
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施一令而眾美兼，無興造之費，莫盛於茲
矣。

宋書何尚之傳中
領軍沈廣之議

嘉禾頌

煥炳祐圖，昭晰瑞典。運傾方闕，時亨始顯。繢狀旣章，鳥文斯辯。於
皇聖辟，承物紀遠。明兩辰麗，昌輝天衍。其理妙位崇，事神業盛。淵
渥德澤，虛寂道政。協化安心，調樂移性。玉衡從體，瑤光得正。巨星
垂采，景雲立慶。其極仁所被，罔幽不攘。至和所感，靡況弗彰。鶩出
丹穴，鸚起西湖。白鹿踰海，素鳥越江。結響穹陰，儀形鍾陽。其治人
奉天迺勤迺格，薰蒸倣載。高廩已積，嘉禾重稼。甘露流液，擢秀辰
畦。揚穎角澤，離穂合毫。榮區蔭斥，其盈箱徵殷。貫桑表周，今我大
宋靈貺綢繆。帝終撝謙繹恩，勿休躬薦宗廟。溫恭率由，降福昌誠。

孝享虔羞

其五

顧趾推功、登徽徵詔、恩覃隱顯、賞延荒徼、河濱海夷

山華岳耀、憬琛賈賚、兼澤委效、日表地外、改服請教

其六

茂對盛時、綏萬屢豐、厭厭歸素、秩秩大同、上贊諸用、下知所從、仰式王度、俯

歌南風、鴻名稱首、永保無窮

其七

宋書符瑞志下元嘉二十四年七月嘉禾旅生華林園及景陽山

圓丞梅道念召問申節軍吉

陽縣侯沈演之奏

上嘉禾領

白鳩頌

并上表

臣聞貞裕之美、介於盛王、休瑞之臻、罔違哲后、故鳴鳳表垂衣之化、翔鷗徵解網之仁、陛下道德嗣基、聖明繼世、教清烏紀、治昌雲官、禮漸同川澤、浹末微天、嘉明懿民、樂薰風星辰、日之炳煥、日月
日之光華、神圓祇緯、盈觀闕序、白質黑章、充仞靈囿、應感之符畢臻、而因心之祥未屬、呂素鳩自遠、撫翰歸飛、資性閑淑、羽貌鮮麗、既聞之先說、又親覩嘉祥、不勝藻抒、上頌一首、辭不稽典、分乏采章、愧不足式昭慶、崇讚盛美、蓋率興誦備之篇末、其頌曰：

有哲其儀時惟皓鳩性醜五教名編素丘殷麻方日婉翹來遊漢

錄

克難

爰降爰休

其一

於顯盛宋徽慶遺傳

聖皇在上

道照鴻軒

稱

雀集苞

丹鳳棲郊

文驥儼迹

嘉穎擢苗

灼灼綺羽

從化馴朝

其二豈

伊赴林

必周之樹

豈伊歸義

必商之所

惟德是依

惟仁是處

青景

陽嶽灌姿帝宇

其三刑庶頒興

理感迭通

雄飛越常

鷺起西離

烝然

戾止實兼斯容

壹茲民聽

穆是王風

其五宋書符瑞志下元嘉二十四年九月白鳩又見中

領軍沈演之表

沈勃

勃演之次子爲西陽王文學歷尚書殿中郎泰始中爲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坐事徙梁州元徽末還爲司徒左長史爲後廢帝所誅順帝卽位追復本官有集二十卷

秋賦

於時朱雲弛辰、金祇御歲，菊圖縕於園沼，櫛倒飾於池例，草改貌而傾蕡，林伐狀而搖蕪，潭濶氣而威荷，露危光而嚴蕙。藝文類聚三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四十一終

全宋文卷四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陸徵

徵字休猷，吳郡吳人。郡辟主簿，除衛軍車騎二府參軍、揚州主簿。王弘衛軍主簿，除尚書都官郎，補建康令，遷司徒左西掾，出爲始興太守，進使持節，交廣二州諸軍事，綏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徵爲南平王鑠冠軍司馬，長沙內史，行湘州府事。母憂去職，徵爲持節，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寧朔將軍，益州刺史。元嘉二十九年卒，贈輔國將軍，謚曰簡子。

薦朱萬嗣表

臣聞陵雪哀頴，貞柯必振；尊風賞流，清原斯挹。是呂衣囊揮譽於西京，折轄延高於東帝。伏見廣州別駕從事史朱萬嗣，年五十三，字少豫，理業沖夷，秉操純白，行稱私庭，能著官政。雖氏非世族，宦

無通資而隨牒南服位極僚首九綜州綱三端府職頻掌蕃機屢
績符宗年暨知命廉尚愈高冰心與貪流爭激霜情與晚節彌茂
歷幸金山家無寶錢之餉連組珠海室靡璫珥之珍炳然守志不
求聞達實足昌澄革汙吏洗鏡含岷臣謬忝司牧任專萬里雖情
祇慎擢才闢豪露敢罄愚陋舉其所知如得提名禮闈抗迹朝省
搏嵒表之清風負冰宇之潔望則恩融一臣而施光萬物敢緣天
澤雲行時德雨施每甄外州榮加遠國是日獻其瞽言希垂聽覽

朱書陸徵傳

薦龔穎表

臣聞運練明夷則艱貞之節顯時屬棟撓則獨立之操彰昔之元
興皇綱弛紊誰縱乘轡肆虐巴庸害殺前益州刺史毛璩竊據蜀
士涪岷士庶怵迫受職璩故吏範穎獨秉身貞白抗志不撓殲送
舊君哀敬盡禮全操九載不染僞朝縱雖殘凶猶重義概遂延日

旌命劫日兵威頽忠誠奮發辭色方壯雖桎梏在身踐危愈信其
節白刃臨頸見死不更其守若王蠋之抗辭燕軍同周苛之肆罵
楚王方之於頽蔑呂加焉誠當今之忠壯振古之遺烈而名未登
於王府爵猶齒於卿曹斯實邊岷遠土所爲於邑臣過叨恩私宣
風萬里志存砥竭有懷必聞故率愚慤舉其所知追懼紕妄伏增
懷桌宋書龔頽傳元嘉二十一年刺史陸徵上表

竺夔

夔字祖季東莞人永初中爲冠軍將軍青州刺史鎮東陽景平
初進號前將軍封建陵縣男後爲金紫光祿大夫

上言移鎮

東陽城被攻毀壞不可守移鎮長廣之不期城

宋書索虜傳

張約之

約之堂邑人初爲吉陽令免官疏理廬陵王義真授梁州府參

軍尋見殺

奏理廬陵王義真

臣聞仁義之在天下、若中原之有叔、理惑之被萬物、故不繫於貴賤。是召考叔反悔誓於及泉、壘闕復完魂於湖邑、當斯之時、豈無尊卿賢輔、或召事迫心違、或召道壅謀屈、何嘗不願聞善於與隸藥石阿氏哉。臣雖草芥、備充黔首、少不量力、頗高殉義之風、謂蹈善於朝、聞愈徒生於白首、用敢干禁忘戮、披敘丹愚、伏惟高祖武皇帝誕茲神武、撫運龍興、仰清天步、則齊德有虞、俯廓九州、則侔功大夏、故虔順天人、享有萬國、雖靈祚脩長、聖躬弗永、陛下繼明紹統、遐邇一心、藩王哲茂、四維盡謐、傾耳康哉之詠、企踵升平之風、竊念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已漸、今猥加罰。

外幽徙遠郡上傷陛下棠棣之篤下令遠近恆然失圖士庶杜口人爲身計臣伏思大宋之興雖協應符緯而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臣道使兄弟之美比輝魯衛龜策告同祚均七百豈不善哉陛下富於春秋慮未重複忽安危之遠算肆不忍於一朝特願留神九思重加詢采上攷前代興亡之由中存武皇締構之業下顧蒼生順順之望時開曲宥反王都邑選保傳於舊老求四友於髦俊引誘情性導達聰明凡人在苦皆能自厲況王質朗心聰易加訓範且中賢之人未能無過過貴自改罪願自新臣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可㠭其一眚長致淪棄哉謹昧死詣闕伏地呂聞惟願丹誠一經天聽退就斧鑊無愧地下矣宋書廬陵王義真

顧琛

傳

琛字弘璵吳郡吳人晉司空和之曾孫景平中除大匠丞彭城

王義康右軍驃騎參軍晉陵令司徒參軍尚書庫部郎本邑中
正元嘉中補司徒錄事參軍山陰令遷少府出爲義興太守徙
東陽太守忤旨黜免後假建威將軍除東海王裨冠軍司馬行
會稽郡事復爲隨王誕安東司馬元凶弑立昌爲會稽太守誕
起義加冠軍將軍事平遷吳興太守孝建初爲藍朔將軍吳郡
太宗封永新縣侯大明初免尋召爲西陽王子尚撫軍司馬仍
爲吳興太守免起爲大司農都官尚書新安王子鸞北中郎司
馬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隨府轉撫軍司馬前廢帝卽位復爲
吳郡太守泰始初丁母憂服闋起爲員外常侍中散大夫元徽
三年卒年八十六

納款世祖啟

劉誕猖狂遂構釁逆凡在含齒莫不駭惋臣等預荷國恩恃百常
憤忽自今月二十四日申獲賊誕疏欲見邀誘臣卽共執錄僞使

并得誕與撫軍長史沈懷文、揚州別駕孔道存撫軍中兵參軍孔璪、前司兵參軍孔桓之前司空主簿張晏書具列本郡太守王昱生、臣卽日便應星馳歸骨輶轂。臣母年老，身在侍養輒遺忘。寶先、東骸詣闈。宋書（杜工部大明三年竟陵王（祖反世祖召璪弟父子會延陵先至璪等既執斬之遣二子送延陵首級）
世祖云云世祖所遣誅璪使其日亦送至僅而獲免）

顧寶先

寶先，琛少子。大明中爲山陰令。

馳書報父琛

南師已近，朝廷孤弱，不時順從必有覆滅之禍。

宋書

顧覲之

覲之，字偉仁，吳郡吳人。初爲郡主簿。謝晦爲荊州，已爲南蠻功曹，仍爲晦衛軍參軍。歷王弘、揚州主簿、衛軍參軍、鹽官令、衡陽王義季右軍主簿、尚書都官郎、護軍司馬。東遷山陰令，遷揚州。

治中從事史廣陵王誕廬陵王紹北中郎左司馬揚州別駕從事史尚書吏部郎孝武卽位遷御史中丞出爲義陽王昶東中郎長史蘆湖將軍行會稽郡事尋徵爲右衛將軍領本邑中正出爲湘州刺史徵守度支尚書領本州中正轉吏部尚書加左軍將軍出爲吳郡太守復爲吏部尚書加給事中未拜還爲吳郡太守前廢帝卽位進光祿大夫明帝卽位復爲左將軍吳郡太守加散騎常侍尋復爲湘州刺史泰始三年卒年七十六贈鎰軍將軍謚曰簡子

唐賜妻子事議

法移路尸猶爲不道況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通小情當卽大理爲斷謂副爲不孝張同不道宋書顧覲之傳尚史三十通典一百六十七

顧恩

恩字子恭觀之弟子大明中舉秀才對策稱旨擢著作佐郎遷

太子舍人

定命論

仲尼云、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王明又稱天之所支不可壞、天之所壞不可支。卜商亦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軻則曰、不遇魯侯爲辭。斯則運命奇偶、生數離合、有自來矣。馬遷劉向揚雄班固之徒、著書立言、咸㠯爲首。世之論者、多有不同。嘗試申之曰、夫生之資氣、清濁異原。命之稟數、盈虛乖致。是㠯心貌讒貽、性運舛殊、故有邪正昏明之差、脩天榮枯之序、皆埋定於萬古之前。事徵於千代之外、沖神寂鑒、一㠯貫之。至乃卜相末技、巫史賤術、猶能豫題興亡、逆表成敗、禍福指期、識照不能徒吉凶素著、威衡不能防。若夏浞生於帝宮、豈鐫殘傷之祟。漢臣衍貨於天府、盡免餒斃之魂。且又善惡之理雖詳、而禍福之驗常昧。逆順之體誠分、而吉凶之效常隱。智絡天地、猶罹沈鬱之災。明照日月、必嬰深匡。

之難，增信積德，離患於長，佩席義枕，仁微禍於促算，何則？理運苟其必至，聖明其猶病諸？況乃蕞迹流惑之徒，投心顚蒙之城，而欲役慮，已揣利害，策情已矣窮通，其爲重傷，豈不惑甚？是已通人君子，開泰其神，冲緩其度，不矯俗已延聲，不依世已期榮，審乎無假自求多福，榮辱脩天，夫何爲哉？問曰：夫書稱惠廸貽吉，易載履信，逢祐，前哲餘議亦已。將迎有食，渝塞無兆，宜攝有方，天閼無命，善游銷魂於深梁，工騎燼生於曠野，明珠招駭於闔，至蟠木取悅於先容，是已罕樂。已陽施長世，景惠已陰德，遐紀彭寶已繕衛延命，盈忌已荒酒促齡，陳張稱台鼎之崇，嚴辛衍宰司之盛，若乃遊惡蹈凶，處逆踐禍，宣昭史策，易已研正，至如神仙所序，天竺所書，事雖難徵，理未易詰，畱滯傾光，思聞通裁，對曰：子可謂扶繩而辦循，刻而議，若乃宜攝有方，豈非吉運所屬？將迎有食，實亦凶數自挺，若夫陽施陰德，長世遐年，揆厥所原，孰往非命？研復來指，歸校往

說起予惟商未識所異資生稟運參差萬殊運順吉凶理數不一
原夫沴椒非養生之術咀劙豈衛性之經命之所延人肉其骨而
含嚼膏梁時或嬰患深淵乖微寵之津空谷絕探榮之轍運之所
集物稀其枯而俯仰竿牘終然離沮爾乃蹻跕橫行曾原窮步湯
周延世詬邑絕緒吉凶徵應糾纏若茲畢萬保軀密賤傷領染野
之言豈不或妄穀南魯北甘此促生彭翁賢叟將乞何術晉平趙
敬淫放已該漢主魏相奚獨傷天同異若斯是非孰正至如雷濬
凝分挫志遠圖棘津陰拱振功高世樊生冲矯燭旌善之文華子
高抗銘懲非之策皆士衡所云同川而異歸者也殊塗均致實繁
有徵卽理易推在言可略昔兩都全盛六合殷昌霧集貴寵之間
雲動權豪之術鈞貿賄談豈唯陳張而已觀夫二子才未越眾而
任命而委罪亮直亦地脈之徒歟若神仙所序顯明脩習齊彊燕

平厥驗未著，李草菴焚其效，安在喬松之侶，雲飛天居，夷列之徒，風行水息，良由理數懸挺，實乃鍾茲景命。天竺遺文，星華方策，因造前定，果報指期，貧豪莫差，脩天無爽。有允瑣辭，無愆鄙說，統而言之，孰往非命。冥期前定，各從所歸，善惡無所矯其趨，愚智焉能殊其理。若乃得識其工，失盡其拙，操之則慄，舍之則悲，斯固染情於近累，豈不貽誚於通識。問曰：清論光心，英辨溢目，求諸鄙懷，良有未盡。若勤止皆運，險易自天理定，前期靡非開至，玉門犁丘，徵識弗免，豈非聖思齊致？仁虐同功，昏明之用，將何施而可？對曰：夫聖人懷虛，呂涵育凝明，呂洞照惟虛也。故無往而不通，惟明也。故無來而不爛，湖海流金，弗染溫涼之岨，巖兵猛兕，無累爪牙之災。忘生而生愈全，遺神而神彌暢。若玉門犁丘，蓋同迹於人，故同人有患，然而均心於天，亦均天無害。大賢則體備形器，慮盡藏假，靜默自居，否深拱呂遠礪，皆數在清全，故鍾茲妙識是呂稟仲尼之

道不在奔車之上資伯夷之運不處覆舟之下若乃越難趨險淺
巡弗護履危踐機阨俛從事愚之所司聖亦何爲及中下之流馳
心妄動是非舛幹倚伏移貿故北宮意逆而功順東門心晦而迹
明宣應遺筮而逢吉張松協數而遭禍且智防有紀患累無方爾
乃猶徇逐而華子奔腐鼠遺而虞氏滅匣猿逸而林木殘橫珠亡
而池水竭凡厥條流曲難詳備搖形役思其效安徵豈若澡雪靈
府洗練神宅據道爲心依德爲慮使迹窮則義斯暢身泰則理兼
通豈不美哉何必遺此而取彼問曰夫建極開化樹聲貽則典防
之興由來尚矣必乃幽府懸兆冥數指期善惡前徵是非數定名
教之道不亦幾乎息哉對曰天生蒸民樹之物則教義所稟豈非
冥數何則形氣之具必有待而存顓蒙之倫豈無因而立必假織
紝㠭安生藉梁藜㠭延祀資信禮㠭緒性秉廉義㠭効情聖人聰
明深懿履道測化通體天地同情日月仰觀俯察撫運裁風於是

乎昭日星之紀、正霜雨之度、張雲霞之明、衍風露之渥、浮舟翼滯、
騰鶻振幽、又乃甄理三才、辨綜五德、宏鋪七體之瑞、宣昭八經之
緒、是召時雍在運、羣方自通、抱德暢和、全真保性、故信食相資、代
爲脣齒、富教相假、遞成輔車、今弛乘織紝、損絕梁袞、必云微生委
命、豈不已曉其迷、至乎涇斥廉義、屏黜信禮、責召祈存推數、遂乃
未辨其惑、連類若斯、乖妄滋甚、然則教義之道、生運所資、寵辱榮
枯、常由此作、斯固命中之一物、非所召爲難也、問曰、循復前旨、既
召理命縣兆、生數冥期、研覆後文、又云依杖名教、帥循訓範、若藉
數任天、則放情蕩思、拘訓馴範、則防慮檢喪、函矢殊用、矛戈異適、
雙美之談、豈能兩遂、對曰、夫性運乖舛、心貌詭殊、請布末懷、略言
其要、若乃吉命所鍾、縱情蹈道、訓性而順、因心則靈、因數所挺、率
由踐迹、聞言不信、長惡無悛、此愚智不移、聲訓所遺者也、其有見
善如不反、從諫如順流、是則命待教全、運須化立、譬召良醫之室、

病者所存至如澄神清魂平心實氣無妄之病勿藥有喜所謂縱情蹈道無假隱括若膏肓之疾長桑不治體府之病陽慶弗理此則率由踐迹自絕調御至乃趙儲之命宜永須扁鵲而後全齊后之數必延待文摯而後濟亦猶運鍾循獎彝範所興善惡無主唯運所集而異膏梁方丈沈疾弗顧瑤碧盈尺阽危弗存夫靜躁之容造次必於是曲直之性顛沛不可移是召夷惠均聖而異方尊竦齊通而殊事雖復鉗桎翼翼思復巢許之情捶勒曾史言膺躋跖之慮不然之事斷可知也必幽符鑽仰冥數脩習雖存陵愴其可得乎故運屬波流勢無防慮命微山立理無放情用殊函矢雙美奚蹠談異矛戈兩濟何傷問曰夫君臣恩深師資義固所召需榮塗施提飾荷聲故劍心流腸捐生召抗節火妾灰子難名召償義若幽期天兆則明駁可遺冥數自賓則感效宜絕豈其然乎對曰論之所明原本召爲理難之所疑卽末召爲用蓋陰閉之巧不

傳萌漸之調長絕故知妄言賞理古人所難吾所謂命固已縲絡古今彌貫終始爰及君臣父子師友夫妻皆天數冥合神運玄至逮乎嗟愛離會既命之所甄昏夷順戾亦運之所漸爾乃松柳異質薺荼殊性故疾風知勁草嚴霜識貞木何異忠孝之質資行夙昭至於刻志酬生題誠復施殉節投命馴義忘已亦由后雖可毀堅不可銷丹雖可磨赤不可滅因斯而言君臣師資既幽期自箸心力感效亦冥數天兆夫獨何怪哉宋書耿頤之傳頤之常謂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間者不違安求俟倖徒病雅道無關得喪乃因其意命弟子惣著定命論其辭曰云云

秀

琰失其姓景平末爲侍中

奉迎文帝登極表

侍中臣琰散騎常侍臣嶷之中書監尚書令護軍將軍建城縣公臣亮左衛將軍臣景仁給事中游擊將軍龍鄉縣侯臣隆越騎校

尉都亭侯臣綱給事黃門侍郎臣孔璡之散騎侍郎臣劉思考員
外散騎侍郎臣潘盛中書侍郎臣何尚之羽林監封陽縣開國侯
臣蕭思話長兼尚書左丞德陽縣侯臣孫康吏部郎中騎都尉臣
張茂度儀曹郎中臣徐長琳倉部郎中臣庾俊之都官郎中臣袁
洵等上表曰臣聞否泰相革數窮則變天道所召不諳上世所召
靈長乃者運距陵夷王室艱晦九服之命靡所適歸高祖之業將
墜於地賴基厚德深人神同獎社稷日寧有生獲又伏惟陛下君
德自然聖明在御孝悌著於家邦風猷宣於蕃牧是召徵祥雜沓
符瑞耀輝宗廟神靈乃瞻西顧萬邦黎獻望景託生臣等忝荷朝
列豫充將命復集休明之運再覩太平之業行臺至止瞻望城闕
不勝喜悅愧藻之情謹謹門拜表臣聞朱書文
前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苗國王毓潔校刊

金宋文卷四十二終

全宋文卷四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賀道期

道期會稽山陰人晉司空循孫元嘉初太學博士

太廟送神議

樂呂迎來哀呂送往祭統迎牲而不迎尸詩云鐘鼓送尸鄭云尸
神像也與今儀注不迎而後送若合符契

宋書禮志四元嘉六年博士賀道期議

賀道養

道養道期弟爲太學博士有賀子述言十卷集十卷

渾天記

昔記天體者有三渾儀莫知其始書呂齊七政蓋渾體也二曰宣
夜夏殷法也三曰周髀當周髀之所造非周家之術也近世復有
四術一曰方天興於王充二曰軒天起於姚信三曰穹天由於虞

喜皆呂臆斷浮說不足觀也惟渾天之事徵驗不疑

御覽

蕭摩之

摩之字仲緒南蘭陵人元嘉初爲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遷湘州刺史後爲丹陽尹

奏鑄象造寺宜加裁檢

佛化被於中國已歷四代形象塔寺所在千數進可呂繫心退足
呂招勸而自頃呂來情敬浮末不呂精誠爲至更呂奢競爲重舊
宇積弛曾莫之修而各務造新呂相夸尚甲第顯宅於茲殆盡材
竹銅綠糜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違中越制宜加裁檢不爲
之防流通未息廣弘明集作未已請自今呂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
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詣在所二千石通辭郡依事列言本州須
許報然後就功其有輒造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詔書律銅宅林苑

悉沒入官

宋書天竺迦毗黎國傳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摩之奏詔可又見廣弘明集六

孔默之

默之魯國魯人元嘉初爲尚書右丞兼散騎常侍轉左丞尋出
爲廣州刺史呂贊免有春秋穀梁傳注

案隋志有孔君措訓穀梁傳五卷殘闕梁十四

卷本知即此否

上言李元德等政績

宣威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平姦盜止息彭城內
史魏恭子廉恪修慎在公忘私安約守儉人而彌固前宋縣令成
浦治政寬濟遺詠在民前鮦陽令李熙國在事有方民思其政故
山桑令何道自少清廉白首彌厲應加褒賚呂勸於後宋書江乘
初遣大使巡行四方兼散騎常侍孔默之王欽之等上言又見南
史七十阮良之傳不云孔默之但作王欽之等欽之字叔道河東
猗氏人晉南蠻校尉憲期曾孫官至左丘尚書光祿大夫

刑法議

君子小人既雜爲符伍不得不目相檢爲義士庶雖殊而理有間

察警百司居上所以下不必躬親而後同坐是故犯違之日理自
關今罪其養子典計者蓋義存戮僕如此則無奴之室豈得晏安
但旣云復土宜令輸贖常盜四十匹主守五四降死補兵雖大存
寬惠以紓民命然官及二千石及失節士大夫時有犯者罪乃可
戮恐不可以補兵也謂此制可施小人士人自還用舊律

宋書王弘傳

孔熙先

熙先默之子元嘉中爲員外散騎侍郎行左衛將軍與彭城王
義康謀爲亂伏誅

獄中上書

因小人猖狂識無遠概徒徇意氣之小惑不料逆順之大方與第
二弟休先首爲奸謀干犯國憲鑿牆脯醢無補尤戾陛下大明含
弘量苞天海錄其一介之節猥垂優逮之詔恩非望始沒有遺榮
終古向來未有斯比夫盜馬絕縷之臣懷璧投書之士其行至賤

其過至微、由識不世之恩以盡軀命之報、卒能立功齊魏、致勳秦楚、固雖身陷禍逆、名節俱喪、然少也慷慨、竊慕烈士之遺風、但墜崖之木、事絕升躋、覆盤之水、理乖收汲、方當身膏鐵鍼、詒誠方來、若使魂而有靈、結草無遠、然區區丹抱、不負夙心、貪及視息、少得申暢、自惟性愛羣書、心解數術、智之所周、力之所至、莫不窮覽究其幽微、攷論既往、誠多審驗、謹略陳所知、條牒如故、別狀頗且勿遺棄、存之中書、若因死之後、或可追存、庶九泉之下、少塞釁責。宋書

范蔚宗傳

孔休先

休先、熙先弟

論眾檄

夫休否相乘、道無恆泰、狂狡肆逆、明哲是殛、故小白有一匡之勤、重耳有翼戴之德、自景平肇始、皇室多故、大行皇帝天誕英姿、聰

明憲哲拔自藩國嗣位統天憂勞萬幾垂心庶務是以邦內安逸
四海同風而比年自來奸豎亂政刑罰乖淫陰陽違舛致使豐起
龍牆危禍萃集賊臣趙伯符積怨含毒遂縱奸凶肆兵犯蹕禍流
儲室崇樹非類傾墜皇基罪百泥猿過十玄恭開闢召來未聞斯
比率土叨心華夷泣血咸懷亡身之誠同思廢駕之報湛之曉與
行中領軍蕭思話行護軍將軍臧質行左衛將軍孔熙先建威將
軍孔休先忠貫白日誠著幽顯義痛其心事傷其目投命奮戈萬
殞莫顧卽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雖豺狼卽戮王道維新而普天
無主羣萌萌繼彭城王體自高祖聖明在躬德格天地勳溢區宇
世路威夷勿用南服龍潛鳳棲於茲六稔蒼生饑德億兆渴化豈
唯東征有鳴鶻之歌陝西有勿翦之思哉靈祇告徵祥之應讃記
表帝者之符上答天心下恤民望正位辰極非王而誰今遣行護
軍將軍臧質等齋皇帝璽綬星馳奉迎百官備禮駱驛繼進並命

羣帥猶成有黨。若干撓義徒。有犯無貸。昔年使反漢之奉賜。手救逆誠禍亂預覩。斯萌令宣示朝賢。其極危瀉。無斷謀事。失於後機。遂使聖躬溫酷。大變奄集。哀恨崩裂。撫心摧哽。不知何地可召厝身。輒督厲延頓。死而後已。宋書范蔚宗傳孔熙先
謀叛使弟休光爲檄文

江奥

奥元嘉初尚書左丞

刑法議

士人犯盜贓不及棄市者刑竟自在贓汙淫盜之目。清議終身經赦不原。當之者足召塞愆。聞之者足召鑒誠。若復雷同羣小。謫召兵役。愚謂爲苦。符伍雖比屋鄰居。至於士庶之際。實自天隔。含藏之罪。無召相關。奴客與符伍交接。有所藏蔽。可召得知。是召罪及奴客。自是客身犯愆。非代郎主受罪也。如其無奴。則不應坐。宋書王弘傳

江邃

邃字玄遠濟陽考城人元嘉初太學博士累遷祠部郎兼散騎常侍司徒記室參軍有文釋若干卷襍詩九十七卷

太廟送神議

在始不迎明在廟也卒事而送節孝思也若不送而辭是舍親也辭而後送是遣神也故孝不忍違其親又不忍遣神是呂祝史送神自成烝嘗之義

宋書禮志則元嘉
六年博士江邃議

徐道娛

道娛元嘉初爲駒馬都尉奉朝請領太學博士

上表請議讀秋令服色

謹案晉博士曹弘之議立秋御讀令上應著紺幘遂改用素相承至今臣淺學管見竊有惟疑伏尋禮記月令王者四時之服止見駕蒼龍載赤旛衣白衣服黑玉季夏則黃文極於此無白冠則某

履某烏也。且幘又非古服，出自後代，上附於冠，下不屬衣。冠固不革，而幘豈容異色？愚謂應恆與冠同色，不宜隨節變綠。土合在近，謹啓上聞。如或可採，乞付外詳議。宋書禮志二元嘉六年六月廟馬都尉奉朝請徐道娛上表

殷祠烝祀議

祠部下十月三日殷祠，十二日烝祀，謹案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公羊所謂五年再殷祭也，在四時之間。周禮所謂凡四時之間祀也。蓋歷歲節月無定天子諸侯先後弗同。禮稱天子祫嘗，諸侯烝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鄭注天子先祫，然後時祭；諸侯先時祭，然後祫。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召首時薦，召仲月然則大祭四祀，其月各異。天子召孟月殷仲月烝，諸侯孟月嘗，仲月祫也。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祫，文公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廟。穀梁傳曰：著祫嘗也。昭公十五年二月有事於武宮。左傳曰：禮也。又周禮仲冬享烝月，令季秋嘗，積晉春烝，曲沃齊十月嘗太公。此並孟仲區別，不共

之廟文矣。凡祭必先卜日用丁巳。如不從進卜遠日卜未吉。豈容二事推期而往。理尤可知。尋殷烝祀重。祭薦禮輕。輕尚異月。重竈反同。且祭不欲數數。則瀆。今隔旬頻享。恐於禮爲煩。自經緯墳誥都無一月兩獻。先儒舊說皆云殊期。晉代相承。未審其原。國事之重。莫大乎祀。愚管膚淺。竊呂惟疑。請詳告下議。宋書禮志四元嘉六年九月太學博士徐道娘上議寢不報
又見通典五十

太廟送神議

伏見太廟烝嘗儀注。皇帝行事畢。出使坐。三公已上獻太祝送神。於門。然後至尊拜。百官贊拜。乃退。謹尋清廟之道。所㠭肅安神也。禮曰。廟者貌也。神靈所憑依也。事亡如存。若常在也。既不應有送神之文。自陳豆薦俎。車駕至止。竝弗奉迎。夫不迎而送。送而後辭。闇短之情。實用未達。案時人私祠。誠皆迎送。由於無廟。庶感降來格。因心立意。非王者之禮也。儀禮雖太祝迎尸於門。此乃延尸之

儀豈是敬神之典。恐於禮有疑謹。召議上

宋書禮志。開元嘉六年。太學博士徐道媛上議。

春祠不用雌雞議

案禮孟春之月是月也。犧牲無用牝。如此是春月不用雌爾。秋冬無禁。雄雞斷尾。自可是春月。宋書禮志。開元嘉十年。十三月太祖令徐閔刺署典雞何若割雌。博士徐

道媛等議。

又議

凡宗祀牲牝不一。前惟月令不用牝者。蓋明在春必雄。秋冬可雌。非㠭山林同宗廟也。四牲不改。在雞偏異。相承來久。義或有由。誠非末學所能詳究。求詳議告報。如所稱令。

同上

徐閔

閔元嘉中爲太祝令

刺署典送雌雞

宗廟社稷祠祀薦五牲。牛羊豕雞竝用雄。其一種市買。由來送雌。

竊惟周景王時，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曰：雞憚犧不祥。今何呂用雌求下禮官詳正勒太學依禮詳據。

宋書禮志四元嘉十年十二月

陸子真

子真元嘉初爲大使巡行天下孝武卽位復爲大使

薦關康之

康之業履恆貞操助清固行信闇黨譽延邦邑棲志希古操不可渝宜加徵聘。呂潔風軌宋書關康之傳世祖卽位遣大使陸子真巡行天下使返聽康之不見省

柳元景

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元嘉初江夏王義恭召補撫軍參軍遷殿中將軍復爲義恭司空參軍隨府轉司徒太尉城局參軍歷孝武安北中兵參軍隨王誕後軍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弘農太守除藍朔將軍京兆廣平二郡太守又除冠軍司馬襄陽太守孝武舉義。呂爲諮議參軍領中兵加冠軍將軍及卽位呂爲

侍中領左衛將軍轉前將軍、竈贊校尉、雍州刺史未行、徙領軍
將軍、加散騎常侍、封曲江縣公。孝建初、加撫軍、假節、復領竈贊
校尉、雍州刺史。昌破滅質功、封晉安郡公。復爲領軍太子詹事
加侍中、尋轉驃騎將軍、本州大中正。大明中、遷尚書令、改封巴
東郡公、加左光祿大夫。尋授侍中驃騎將軍、南充州刺史。前廢
帝卽位、遷尚書令、領丹陽尹。昌謀廢立遇害、明帝卽位、贈太尉、謚
曰忠烈公。

奏劾蔡興宗

臣義恭奉詔書如右、攝曹辨覈、尚書袁愍孫牒、此月十七日詣僕
射顏師伯語次、因及尚書蔡興宗有書、固辭今授、仍出疏見公乃
者數紙、不意悉何所道、緣此因及朝士、當今聖世不可使人目爲
少、今牒數之朝廷處之實得所、臣等亦自謂得分、常多在門、袁愍
孫無或措多、而愚意欲放、更量出內之宜、芻蕘管見、願在聞徹、選

令史宣傳密事故因附上聞亦外人言此今薛慶先列今月十八日往尚書袁愍孫諭選事愍孫云昨詣頽僕射出蔡尚書疏見示言辭甚苦又云所得亦少主上踐祚始爾朝士有此人不多物議謂應美用乃更恨少使咨事便啟錄公又謝莊闢時未老其疾已轉差今居此任復爲非宜謂宜中書令才望爲允又孔覬南士之美所歷已多近頻授郎復回改於理爲屈門下無人此是名選又張永人地可論其去歲愆戾非爲深罪依其望復門下一人張渝替忝南下預因休職雖屢經愆黜事亦已久謂應祕書監帶授興宗手迹數紙文翰炳然事證明白不假覈辨愍孫任居官人職掌銓裁若有未久則宜顯言而私加許與自相選署託云物論終成虛詭隱末出端還爲矛楯臣聞九官成讓虔風垂則誹主怨時漢延詔旨不有霸準軌憲斯倫請解興宗新附官須事御收付廷尉

法獄治罪免愍孫所居官

宋書公卿宗尚義恭上表幼時宋因使尚書令卿元景奏詔興宗恩懲遠封愍

孫召子
領職

鑿起湖田議

富戶溫房無假遷業窮身寒室必應徙居葺宇疏皋產粒無待資
公則公未易充課私則私卒難具生計既完畜功自息宜募亡叛
通卹及與樂田者其往經創須粗修立然後徙居

宋書孔靖傳大明初尚書令卿

元景右僕射劉秀之尚書王靖
之顧覩之顏師伯嗣湘東王議

與朝士書

國禍寃深凶人肆逆民神崩憤若無天地南中郎親率義師翦討
元惡司徒臧冠軍並同大舉舳艤千里購賞之利備之元景不武
忝在行間總勒精兵先鋒道路勢乘上流眾兼百倍諸賢奕世忠
義身爲國良皆受遇先朝荷榮日久而拘逼寇廷莫由申効想聞
今聞悲慶兼常大行屈道廓清惟始企遲面對展雪哀情

宋書柳元景傳

世祖入討元凶
元景與朝士書

令軍中

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宋書柳元景傳

計滅質等檄

夫革道應運，基命之洪符。嗣業興邦，紹廡之明算。自非瑞積神衷，德充民極，孰能升臨寶位，景屬天居？大宋啟期，理高中世。皇根帝業，永流無疆。夷陂遞來，邇茲凶難。國禍冤深，人綱鬱滅。主上聖略聰武，孝感通神。義變草木，哀動精緯。躬幸南郢，親掃大逆。道援橫流，德模靈造。三光重照，七廟裁興。誠質少負疵釁，衣冠不齒昧利誣天。著於觸事，受任述職。不曰宣効爲心，專方莅民。惟曰侵剝爲務，官自賄至。族呂貨傾，是呂康周阨覆命。屠宗冤達，蒼吳郭伯而門遣。出自早隸籠，越州朝往。莅東守，鬻爵三千。率卒西討，竊俘取黜。荷恩彭泗，貪虐呂逞。坑戮邊氓，忽若草芥。傾竭倉庾，割沒軍糧。

作牧漢南。公盜府蓄，矯易文簿，專行欺妄。及受命北伐，憚役緩期。
師出有辰，顧懷私愛，匹馬棄報，宵行獨返。遂復攜嬪擁姬，淫宴軍
幕。孔范之變顯於逆辭，凡此諸贋，皆彰著於虛簡。振曝於觀聽，去
歲義舉，雖豫誠款，而淹留西楚，私相崇戴，奉書致俞，形於心迹。新
亭之捷，大難已夷，凶命假存，懸在晷刻。廣莫之軍，曾無遺矢。重關
自開，僞眾已潰。質猶復盤桓衢巷，後騎陳師，勞不足甄。定於朝議，
而虛張功伐，扇動怨辭。自謂斯舉，勳莫已若。初踐殿宇，忘天馬之
情，奔趣帑藏，賴傾天府。山海弘量，苞荒藏疾，錄其一介之心，掩其
不逞之釁。遂爵首元等，職班盛級，優榮溢寵，莫與爲疎。自恣醜薄，
罔知涯涘。干謁陳聞，曾無紀極。請樂窮太子之英，求器盡官府之
選。徐司空匪躬王室，遭罹凶禍。質與之少長親交，兼常曾無撫孤
之仁。惟聞陵侮之酷，尺田才實，靡有子遺。及受命南徂，臨路滋甚。
逼奪妻嬪，略市金帛，怨動京邑，醜聞都鄙。棄逐舊故，委蔑忠勤，魯

尙期升周之徒心腹所倚泣訴於御筵袁同連子敬之疎爪牙所
杖一逝而不反雖上旨頻煩屢求勞牒質但稱伐在己不逮僚隸
託咎朝廷歸罪有司國士解心有識莫附何文敬趨走廝養天性
愚狡質迷其姦誣貪懷委杖遂外擅威刑內遊房室質生與鬱俱
不可詳究擢髮數罪曾何足言丞相威重位尊任居分陝宗國倚
賴實兼恆情而不及謙冲之塗弗見逆順之訓蔽同鄙至理乖范
變遂乃遠忽世祀近受欺構杖納姦疏還謀社稷日者宴安上流
坐觀成敗示遺疲卒眾裁三千戎馬不供軍糧靡獻皇朝直呂親
秩之重酬寵兼極近漸別子禮越常均苟識無所守功弗由己必
爲義不全終於敗德今茲放命恨心於本推諸昔歲迹是誠非矣
拽而蕃十稔惠政蔑聞重賦深掠縱慾已甚姬妾百房尼僧千計
敗道傷俗悖亂人神民怨盈塗國謗彌歲又賊効未禽凶威猶彊

將毀其私墳、戮其諸子、圖成駭機、垂賴義舉、捷助云速、不日告平。
釋怨毒之心、解倒懸之急、論恩敘德、造育爲重、援人自助、乘人使
讒、怙亂疑功、未聞其比。僕呂不肖、過蒙榮私、荷佩升越、光絕倫伍。
家本北邊、志存慷慨、常甘投生、已徇艱棘、惟恩思難、激氣衝襟、故
呂眺三湘而永慨、望九江而遐憤、若使身死國康、誓在殞命、況仰
稟聖略、俯鞠義徒、萬全之形、恩夫所照、夫薛竟陵、控率突騎、陸道
步馳檀右、衛申右率垣游擊、整勤銳師、飛輪構路、王豫州方舟繕
甲、久已前驅、僕訓卒利兵、凌波電進、沈鎮軍肅安南、接舳連旌、首
尾風合、驃騎竟陵、王懿親令譽、問望攸歸、大司馬江夏王道略明
遠、徽猷茂世、竝旄鉞臨塗雲驅齊引羣兵、競邁祕駕、徐啟八鑾搖
響、五牛舒旆、千乘雷動、萬軸雲回、騰威發號、星流漢轉、呂上臨下
易於轉員、加呂三謀協從、七緯告慶、幽顯同心、昭然易覩、諸君或
世荷恩幸、或身聞教義、當知君臣大節、誓不可犯、冠履至誠難用、

倒設履安奉順聲泰事全孰與附逆居危身害名醜慈親垂白受戮弱子嬰孩就誅所已有詔遲回未震雷霆者正爲諸君身拘冠手或懷乃忘吉凶由人無謂爲遠今而不變後悔何及授檄之日

心馳賊庭

宋書臧傳

成粲

粲河南人元嘉中爲平陸令

與王弘書

僕聞軌物設教必隨時制宜世代盈虛亦與之消息夫勢之所處非親不居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權軸之要在歸二南斯前代之明摹當今之顯轍明公位極台鼎四海具瞻劬勞夙夜義同吐握而總錄百揆兼牧畿甸功實盛大莫之與儔天道福謙宜存挹損驃騎彭城王道德昭備上之懿弟宗本歸源所應推先宜出據列蕃齊光魯衛明公高枕論道燮理陰陽則天下和平災害不作

福慶與大宋升降，享年與松喬齊久，名垂萬代，豈不美歟。宋書弘仲

司馬操

操元嘉中爲太常丞

春祠不用雌雞議

尋月令孟春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牝。若如太學議春祠三牲
呂下便應一時俱改。已從月令何呂偏在一雞重更勒太學議答
宋書禮志四年嘉十二月太祝合徐閭刺署典雞何已用
雌博士徐道娛等議春月不用雌秋冬無禁太常丞司馬操議

荅何承天書論次孫宜持重

有孫見存而呂疏親爲後則不通既不得立疏豈可遂無持重者此孫豈不得服三年邪嫡不傳重傳重非嫡自施於親服卑無關孫爲祖也通典八十八何承天荅江氏問次孫宜持重與裴松之書裴答書言不宜持重又與司馬操書言其事操云

難苟伯子爲人後爲所後父服論

爲人後者盡禮於彼而致降於此所已全受重之道成君子之義

案通典
降作除

豈召真假殊其事早晚異其制哉豈不召父子之名定於受命之辰加崇之恩起於辭親之日大義昭然無厭奪之變而使情節伸而有餘歲月屈於不足未知輕重將欲何附論云甲死甲兒持服已練甲兒死甲弟乙方召其子景後之景無緣爲伯持周服畢復更制二十五月服難曰景召甲練後方來後甲彼喪雖殺我重自始更制遠月於義何傷且昔已廟尊服不踰齊今爲其子禮窮於制事乖義異深淺殊絕豈宜相蒙共爲三年若是大功小功之視本服已訖乃爲之後亦可計本服之月召充再周之限若無服之親今爲甲嗣其義云何論云甲婦女無緣持三周服又不合先景降服難曰用婦女二周終訖何事三周吉凶有期何必顧景亦猶自遠之兄始及祖免其居室之弟久已笙歌豈得同一論云或疑甲服垂除景出後景應服斬旬日而除意謂延待服除而出後耳難曰景召禮而行不及甲始喪蓋由事趣且夫堂階絕構喪位無

王行路悽愴骨肉悼心既爲置後宜及三年之內情事有寄豈得持疑召俟吉視再周之徒過哉論曰甲死婦女持服再周弟乙二子遠還日長子景後甲景弟丁爲伯父追稅服周而景日後出之故更居綬縗旬日而除舛錯殘深不復是過難曰乙之子景今來後甲既不可與弟丁同稅周服又不可暫居綬縗旬日而除則景於甲之喪終闋徵服親爲甲子而反不如丁有周月之制處之於三年之地而絕之於一日之哀待吉之義於此爲躡論曰甲婦女無緣避此凶居別居吉宅又不可婦女歌於內繼子哭於外難曰甲婦雖復衰麻去身號咷輒響然素服嫠居與代長戚夫何圖於吉宅何務於謳歌通典九十七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萬岡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四十三終

全宋文卷四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袁淑

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晉丹陽尹豹少子。爲彭城王義康軍司祭酒，免。補衡陽王義季右軍主簿。臨川王義慶衛軍諮議參軍。遷司徒左西屬。出爲宣城太守。入補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遷尚書吏部郎。出爲始興王濬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還爲御史中丞。遷太子左衛率。元凶入弑。并見殺。贈太常。孝武卽位。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憲公。有集十一卷。

秋晴賦

是月也，聲暑合，朝夜分。霆收耀，虹戢文。炎都宴埃，旻宮滌氣。曳悲泉之凝霧，轉絕垠之嚴雲。就文類聚三义初學記三引兩條

正情賦

解蘿虜之芳衾，陳玉柱之鳴筆。

江淹望鵠山詩注文選江淹別賦注又

桐賦

越眾木之薰蕕，勝雜樹之藻縟。信爽幹日弱枝，實裏素而表綠芳。
乃根荑條茂，迹曠心沖。貞觀於曾山之陽，抽景於少澤之東。被籍
兮煙霞，懷珮兮星虹。儀丹丘之瑞羽，棲清都之仙宮。

蘇文類聚八十八

謝中丞韋

竊惟此職昭贊實預，損益必須兼口。威正制骨窮文，使權家勸族。
不敢藉強而侮物，威門右姓不得稱雄。冒掩眾苦，傳咸治職。臣僚
戢懼，孫寶移疾。卿尹皆怠。

御覽二百二十六

懸法象魏先政

甸衛

文選陸機石闕銘注

防禦索虜議

臣聞南車之歛灘，山必斃。絕波之鱗宕，流則枯竭。寇遺醜，趨致畿
甸。蟻萃螽集，聞已崩殂。天險巖曠，地限深遐。故全魏戢其圖，盛晉

紫宋書
咏作昧

賴其議情屈力殲氣挫勇竭諒不虞於來臨本無怵於能濟矣乃者變定攜遠阻違授律由將有弛拙故士少鬪志墮潰之眾匪寇傾淪攻制之師空自班散濟西勁騎急戰楚旅淮上訓卒簡備靡旗是由綏整寡衷戎昭多昧遂使榜潞入惠泉伊來擾紛殄姬風泯毒禹績騰書有渭陰之迫懸烽均咸陽之警然而切揣虛實伏匿先彰校索技能譎詭既顯繇地千里彌行阻深表裏躡核後先介逼捨陵衍之習競湍沙之利今虹見萍生土膏泉動津陸陷溢沾禍淳興芻藁已單米粟莫係水寓衿帶進必傾賈河溢扁固退亦墮滅所謂棲鳥於烈火之上養魚於叢棘之中或謂損綏江右寬繕淮內竊謂拯扼閩城舊史爲允棄遠涼土前言稱非限此要荒猶弗委割況聯被京國咫尺神甸數州摧掃列邑殲痍山淵反覆草木塗地今丘賦千乘井筭萬集肩摩倍於長安縮袂百於臨淄什一而籍寶慘氓願履畝目稅既協農和戶競戰心人含銳志

皆欲贏糧請奮釋縛乘城謂宜懸金鑄印要果壯之士重幣甘辭招推決之將舉薦板築之下抽登臺阜之間質之召焚書報之召相爵俄而昭才賀闕異能間至戎貪而無謀肆而不整迷乎向背之次謬於合散之宜犯軍志之極害觸兵家之甚諱咸蓄憤矣僉策戰矣稱願影從謠言繙命宜選敢悍數千駕行潛掩偃旗裹甲鉗馬銜枚檜稽而起晨壓未陣旌譟亂舉火鼓四臨使景不暇移塵不及起無不禽獮獸驚冰解霧散掃洗哨類漂鹵浮山如有汝學漏網迄窠迺穴命淮汝戈船遏其還逕充部勁卒梗其歸塗必翦元凶懸首麾下乃將隻輪不反戰櫓無旋矣於是信臣騰威武士繕力緹組接陰鞬析聯響若其僞遁羸張出沒無際楚言漢旆顯默如神固已日月蔽巖川谷蕩蕪負塞殘孽阻山燼黨收險竊命憑城借土則當因威席卷乘機芟勦汴泗秀士星流電燭徐阜嚴兵雨湊雲集歷亂桑溪之北搖潰渝海召南絕其心根勿使能

植銜索之枯幾何不蠹是由潤澤而漁焚林而狩若凌風之舞輕
籜某日之拂浮霜既而尉洽荷掠之餘望弔網悲之鬼然後天行
樞運茲舉烟升青蓋西巡翠華東幸經啟州野滌一軫策俾高闕
再勒燕然復銘方乃奠山沈河創禮輯策闡耀炎昊之遺則貫帙
商夏之舊文今眾賈拳勇而將術疏怯意者稔泰自積承平歲久
邑無驚赴之急家緩餽戰之勤闢閱訓之禮簡參屬之飾且亦薦
採之法庸未既歟若乃邦造里選推論深切躬擐謹幽斬帶尋遠
設有沈明能照俊偉自宣誠感泉雨流通金石氣憚飛賓知窮旨
起審邪正順逆之數達昏明益損之宜能勝合民心恩敍物性登
丹墀而敷策躡青蒲而揚謀上說辰鑒下弭素言足目安民紓國
救災恤患則宜拔過寵貴之上褒升威舊之右別其旗章榮其班
祿出得專譽使不稟命降席折節同廣武之請設壇致禮均淮陰
之授必有要盟之功竊符之捷夷裔暴很內外侮棄始附之眾分

茂無序盡。旨威利勢必攜離。首順之徒靡然自及。今凜繹故典。漣土纓綏。窮焉幽搢。折首凶狡。是猶眇者願明。矮之思步。動商謹會。功終易感。劫晉在於善覘。全鄭寶寄良謀。多縱反間。汨惑心耳。發險易之前。抵輿喪之術。衝其猜伏。拂其嫌嗜。汨旨逆率之貴。衝旨析壤之資。罄筆端之用。展辭鋒之銳。振辯則堅圍易解。馳羽而嚴危易傾。必府鬲士。朞枝榦瓦裂。故燕樂相悔。頃范交疑矣。或乃言約功深。事邇應廣。齊圍反餌。趙養還君。盡與誦之道。畢能事之效。臣幸得出內眉禁。游心明代。澤與身泰。恩隨年行。無日逢迎昌運。潤飾鴻法。今塗有遺族。冀未息烽。敢思涼識。少酬闕施。但坐幕旣之昭文。免胄不能致果。竊觀都護之邊論。屬國之兵謀。終量之抗讐。杜耿之言事。咸云及經之棘。猶闔上箒。燭郢之敬裁。收下策。自恥懦木。智不綜微。敢露昧見。無會昭採。

與始興王牘書

宋書表
淑傳

袁司直之視館故寓書於上國之官尹。日者猥枉泉賦降委弊邑。弊邑敬事是遵。無或違貳。懼非郊贈之禮。覲饗之資。不虞君王惠。

之於是也。是有情焉。弗圖旦夕發咫尺之記籍。左右而請。日爲胥授失旨。爰速先駕。曾是附庸臣委末學。孤聞者如之何勿疑。且亦聞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密邇旬次。何其衰益之亟也。藉恐二三諸侯。有目觀大國之政。是用敢布腹心。弊室弱生。砥節清廉。好是潔直。日不邪之故。而貧。聞天下寧有昧夫嗟金者哉。不腆供賦。東馬先璧。日俟命。唯執事所日圖之。宋書袁淑傳

始興王治嘗送錢三萬鈞。收一宿復還。追取謂使人謬誤欲官。嚴淑與濟書。

與何尚之書

昨遣脩問。承丈人已晦志山田。雖曰年禮宜遵。亦事難斯費。俾疏班邴魏。通美於前策。冀貢山衛。渝慙乎曩篇。規迨休告。雪滌素懷。冀尋幽之歡。畢關玄之適。但淑逸操偏迴。野性夢滯。果茲冲寂。必

沈樂忘歸，然而已譏塗聞者謂丈人微明未耗，舉業方籍，儻能屈事康道，降節殉務，舍南瀕之操淑，此行求浹矣。望眷有積，約日無誤。宋書何尚之傳元嘉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呂明所守而議者誠謂尚之不能圖志太子左衛率袁淑與尚之書

游新亭曲水詩序

離榭修幕，陵燧坡阜，鑣容旆，紜裏野麗雲。

御覽三百五十八

真隱傳

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鵲智，居鬼谷山，因名爲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尺之陰，身被數尺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柏，華霍之檀桐乎？上枝千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蓋所居然也。

藝文類聚三十六御覽五百十並引真隱傳

弔古文

賈誼發憤於湘江、長卿愁悉於園邑。彥真因文曰悲出伯喈、銜史而求人文舉疏誕。召殃速德祖精密而禍及夫然不患思之貧無苦識之淺。士召伐能見斥、女召驕色貽遺。召往古爲鏡鑑、召未來爲餓艾。書余言於子紳、亦何勞乎蓍蔡。荀文類

取四十

雞九錫文

維神雀元年歲在辛酉八月己酉朔十三日丁酉常顥頃遣征西大將軍下邳公王鳳西中郎將白門侯偏鵠咨爾浚雞山子。維君天姿英茂乘機晨鳴雖風雨之如晦抗不已之奇聲。今召君爲使持節金西蠻校尉西河太守。召揚州之會稽封君爲會稽公。召前浚雞山爲湯沐邑。君其祇承予命使西海之水如帶浚雞之山如礪。國昌永存爰及苗裔。裁文類九十一
引袁淑詩記

勸進牋

浚山侍郎丁鴻舍人龜亭男梁鴻郎中蘇鵠死罪伏惟君德著朝

野勳加鵠鷺故天王鳳皇特錫位封令鳳鵠等在柏外願時拜受
不勝欣豫之情謹詣樓下召聞同上

驥山公九錫文

若乃三軍陸運糧運艱難謀臣停算武夫吟歎爾乃長鳴上黨慨應
那崎嶇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勳歷世不刊斯實爾之功也
音隨時興晨夜不默仰契玄象俯協漏刻應更長鳴豪分不忒雖
挈壺著柂未足比德斯復爾之智也若乃六合昏晦三辰幽冥猶
憶天時用不廢聲斯又爾之明也青脊隆身長頰廣額脩尾後垂
巨耳雙磔斯又爾之形也嘉麥旣熟實須精麪負磨迴衡迅若轉
電惠我眾庶神祇獲薦斯又爾之能也爾有濟師旅之勳而加之
呂眾能是用遣中大夫闔丘驟加爾使銜勅大鴻臚班腳大將軍
宮亭侯呂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合浦之珠廬封
爵爲中廬公欽文類聚九十四初學記二十
九御覽九百一引袁叔詩譜集

大蘭王九錫文

大亥十年九月乙亥朔十三日丁亥北燕伯使使者豪豨冊命大
蘭王曰咨惟君稟太陰之沈精標羣形於元質體肥腯而洪茂長
無心口遊逸資豢養於人主雖無爵而有秩此君之純也君昔封
國殷商號曰豕氏葉隆當時名垂於世此君之美也白蹢彰於周
詩涉波應乎隆象歌詠垂於人口經千載而流響此君之德也君
相與野遊唯君爲雄顧羣數百自西徂東俯飲沫則成霧仰奮鬪
則生風猛毒必噬有敵必攻長驅直突陣無全鋒此君之勇也初學記二十九御覽九百十

記二十九御覽九百三

常山王九命文

及至圖身失所繩勒人間馴縵服制惟意所牽登壇而邀均梁而
眠捨撫遺餘恣口所便初學記二十九御覽九百十

袁覬

觀淑兄子爲武陵太守

卷之二十一

藝

臨終與兄顥書

史公才識可嘉足懋先基矣

南齊書袁彖傳
彖小字史公

袁粲

粲字景倩。淑兄子。本名愍孫。慕荀奉倩之爲人。改名粲。元嘉中爲揚州從事。歷孝武安北鎮軍北中郎參軍。南中郎主簿。孝武舉義。轉記室參軍。及卽位。除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侍中。免起爲廷尉太子中庶子。領右軍將軍。出爲輔國將軍。西陽王子尚北中郎長史。廣陵太守。行兗州事。仍爲永嘉王子仁冠軍長史。大明初。復爲侍中。領射聲校尉。封興平縣子。免尋爲西陽王子尚撫軍長史。又爲中庶子。領左軍將軍。出補豫章太守。復還爲侍中。領長水校尉。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轉吏部尚書。出爲海陵太守。前廢帝卽位。復爲吏部尚書。徙右衛將軍。復爲侍中。

領驍騎將軍明帝卽位轉司徒左長史冠軍將軍南東海太守遷領軍將軍徙中書令轉尚書僕射領吏部加中書令又領丹陽尹徙右僕射遷尚書令後廢帝卽位加衛將軍授中書監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順帝卽位出鎮石頭謀攻蕭道成事洩被斬有集十一卷

臨終啟

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歸魂墳壠永就山丘

南史袁粲傳

與釋道明書稱釋寶亮

頃見亮公非常人也比日聞所未聞不覺歲之將暮珠生合浦魏人取召照車璧在邯鄲秦王請召華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非復上人貴州所宜專也

高僧傳八

妙德先生傳

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淵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接沖業簡

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疏懶，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泛識其大歸，而不呂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故深交或逢，俗察固識，所處席門，常掩三逕。裁通雖揚子寂漠，嚴叟沈冥，不是過也。修道達志，終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人曰：「皆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竝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仇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必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眾乃歡然。我旣不狂，難呂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宋書袁粲傳

託爲道人通公駁顧歡吏夏論

白日停光，恆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人間方炳斯瑞，又老莊周孔有可存者。依日末光，馮釋遺法，盜牛竊善，反呂成名，檢究源流，終異吾黨之爲道耳。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目勝行爲神。

南史炳
作昭

草書
齊書
吳字
衍

不慕蹲坐爲恭道且三繞爲虔不尚踞傲爲肅豈專戎士爰亦茲
方寘童謁帝膝行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在華乘者常
安或善行交踏者恆通文王造周太伯創吳革化戎夷不因舊俗
豈若舟車理無代用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
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教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
釋迦其人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治世爲本釋氏出世爲
宗發軫既殊其歸亦異符合之唱自由異臆說又仙化曰變形爲
上泥洹曰陶神爲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
惑日損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乖詭若此何謂其同

齊書
書傳

傳南史
顧歡傳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